

「協和外交」原來還是「焦土外交」

胡適

四月十七日，日本外務省的一個非正式聲明使得全世界震驚。但是這個聲明的文字，華北的中文報紙上都沒有登載；天津益世報在二十日曾譯載日文京津日日新聞的新聞聯合社的十七日東京電，只是很簡略的一段。其餘各報評論這事大都是根據路透社一個短電。西文報紙上，十九日的北平時事日報（英文）登出了十七日東京路透社的短電；二十日京津太晤士報登出了十八日新聞聯合社和電報通訊社的兩個東京長電，英文譯本雖有文字上的不同，內容是一樣的。直到今天（四月二十三），大公報，天津益世報，北平晨報方才把這個聲明的全文從日本報紙翻譯出來。我們現在抄錄全文如下（用晨報譯本；大公報所據的原本似稍有刪節）：

「關於中國問題，日本之立場與主張，或有不與列國一致者，唯日本為盡在東亞之使命與責任，實立於不能不盡其全力之立場。嚮時日本之所以不能不退出國聯，實因日本對於自國在東亞地位之見解

，與國聯用左有以致之。

日本對於中國之態度，或有與外國未能一致者，亦未可知；唯此種情形，乃導源於日本在東亞之地位與使命而不得不爾。日本對於各外國，常維持增進友好關係，自不待論，而日本為維持東亞和平及秩序，以單獨責任進行之事實，日本亦認為保當然之歸結。又單獨進行維持東亞之和平與秩序，乃日本之使命，日本對此使命，有決行之決心。唯欲使右述使命得以進行，日本又不能不與中國共分維持東亞和平之責任，中國以外國家，固非分責任者也。

職是之故，中國之保全，統一，乃至國內秩序之恢復，自東亞和平見地觀察，固日本最所切望者。唯中國之保全，統一，及秩序恢復，必有待於中國自身自覺與努力，已為過去歷史所昭示，此種情形，現在為然，即將來亦莫不然。

帝國自此種見地出發，認中國方面苟有利用他國，排斥日本，出之以違反東亞和平一類手段，或出

之以夷制夷之對外政策，日本不得已，決不能不與以排擊。

又列國方面，苟因顧慮滿洲事變上海事變形成之形勢而對中國欲採共同動作，則縱令其名目為財政的援助或技術的援助，終局在中國，必然的帶政治意味。此種形勢助長之時，遂開設定勢力範圍，國際管理或瓜分之端，此不僅對中國為大不幸，即東亞之保全，乃至為日本計，亦有影響重大之懼，日本在主義上，不能不對此表示反對。

唯各國各別與中國自經濟上貿易上進行交涉，事實上雖為對華援助，但在不防礙東亞和平維持範圍以內，日本亦無對此實行干涉之必要。如右述措置，誠使東亞和平維持陷於紛亂，則日本不得不反對。例如最近外國對華售賣軍用飛機，教授飛行術（各報作「設置飛機場」），派遣軍事教育顧問，軍事顧問等，或借政治借款，結局明白離間中國與日本及與其他各國間之關係，發生違反東亞和平維持之結果，日本就其立場言，不得不反對。」

上述方針，雖為日本從來方針之當然的演繹，然因最近外國在中國國內，共同動作，以援助一類之

種種名目，積極的策動，此時明我立場，決非徒爾也。

當十八日聯合社與電通社向世界播送這個聲明時，他們都特別提及宋子文與孔祥熙新近組織的銀公司，並且明說外務省的談話是對此事表明日本的態度的。我們現在讀了那談話的全文，特別是全文的末節，更可以明白這個聲明的最近動機是銀公司的組織。銀公司的組織本是要吸收外國的資本來做中國的建設事業的，宋子文又是中國與國際的技術合作政策的有力的代表者。日本人早就表示反對這種國際協助中國技術建設的政策，所以在拉西曼回日內瓦出席五月十五日的國聯技術合作會議之時，在中國銀公司的計畫剛發表之時，日本外務省又來這一個嚴重的，強橫的警告。

這個聲明同時有三種作用：一是威嚇中國，二是警告國聯，三是警告美國。在路透社的簡略電訊傳出以後，國聯與歐美各國果然都十分注意這個「對中國袖手」的警告。四月十九日，路透社又從東京發出一個更露骨的電訊：

外務省的發言人今晨說：如果因為國際合作協助中國而遠東的和平與秩序被擾亂了，日本將要作積極的行動。他又說：如果別國用武力，那麼日本也要

用武力。

如此看來，所謂廣田的「協和外交」，同內田的「焦土外交」有何區別？內田在九一八事件的狂潮之中，他的阿附武人，昌言「焦土外交」，本不足怪。廣田在外相以來，曾有取守勢的外交的虛聲，世界各國本來無奈日本何，也就歡迎這外交態度上的變更。所以這半年來的日本國際地位，——尤其是日美關係，——頗有一點於日本有利的形勢。但冷眼觀察的人也能看出所謂廣田的新外交也不過是一種獵公養獵的戲法。滿洲偽國的改稱帝號，海軍比率平等的宣言，正足以證明日本外交還是一意孤行的向世界挑戰，絲毫不能改變他的攻勢。然而究竟因為有了這半年中許多甜蜜蜜的外交辭令，世人未免對於這位來自漁村的新外相抱着一點改善國際關係的奢望，所以這回四月十七日的外交炸彈一擲出來，就好像大家正妄想雲開天霽的時候忽然又來一聲霹靂，世界人士的震驚當然比當年憤聽荒木內田唱黑臉雙簧時更厲害了。連那向來愛擺紳士架子的英國報紙，也忍不住哼起這樣的兒歌來：「矮胖哥兒坐的高高，矮胖哥兒跌一大交！」（倫敦日日快報社論）

四月十七日的聲明有幾個要點：

第一，日本向世界宣言，東亞和平秩序的維持應由

日本單獨負擔。

第二，中國若想利用他國來排斥日本，日本必須用全力反對。

第三，各國若採「共同動作」來幫助中國，無論是財政的援助，或技術的合作，日本不能不反對。

第四，各國若不採共同動作，而僅單獨的，各個的與中國貿易交通，在不妨礙東亞和平的範圍以內，日本可以不干涉；但如「對華售賣軍用飛機，設置飛機場，派遣軍事教官顧問，或借與政治借款」等事，日本也不能不反對。

這是日本的東亞門羅主義的最新綱領。這個最新綱領毫不掩飾的推翻一切「門戶開放」「機會均等」的傳統政策，毫不掩飾的一筆抹煞九國公約的條文。在這個最新綱領之下，日本是唯一的東亞主人，唯有他可以判斷何種對華貿易是她可以允許的，唯有她可以判斷各國何種行動是「違反東亞和平之維持」的。

我國外交部在四月十九日已有一個很溫和的非正式聲明書，聲明五點：①中國不承認任何國家在中國有獨負維持國際和平的責任；②中國並無中傷任何國家或擾亂東亞和平之意；③中國與他國的合作常屬於非政治的範圍；④

中國購買軍用品，用軍事教官，都是僅僅爲國防上的必要，他國對中國若無野心，可不必過慮；⑥中日兩國間和平的真正基礎只能建設在善意與互相諒解之上。——這種聲明無論如何和婉，決不會得着日本諒解的。日本恨國聯，而我們親近國聯；日本猜忌美國，而我們信任美國；日本要打蘇俄，而我們並不想打蘇俄；日本不許中國有近代武力，而我們不能不有一點必要的國防；日本要吞噬我們，而我們總想不被她吞下肚去：——兩國的利害恩怨，無一不處於正相反的地位，決不會互相諒解的。到了今日，我們必須明白我們已無求得強隣諒解的可能，也無求得諒解的必要。今日因強隣的反對而取消鐵公司，明天也可以來一個通牒請我們退出國聯！今日因強隣的反對而不買飛機，明天也可以來一個通牒命令我們繳出已有的飛機！無底之壑是填不滿的，無厭之求是償不清的。我們只有埋頭苦幹而已，此外豈有其他途徑？

至於世界各國對於日本的強橫的宣言作何態度，於我們也無多大的重要。我深信這個文明的世界還有一點很高的理想主義；我也深信這個文明世界對於我們有絕大的同情心，——不自私的同情心。但我同時也深信這個文明世界的公道，理想主義，同情心，都還沒有一種有效的表現

力量，都還沒有一個有力的組織能使這些爲善勢力變成足以改革世界的動力。試舉一個最明顯的例子。這個時期最需要的自然是美國和蘇俄一同加入國際聯盟，把那個衰弱疲弱的國聯改造成一個能說能行的世界共主，然後一面担保德國的安全，做到歐洲大陸的裁軍；一面担保太平洋的安全，做到一九三六年比一九二二年更澈底的海軍大裁縮。這是世界明眼人都能想到的世界救濟的唯一和平而有效的途徑。然而這種夢想在今日似乎還沒有實現的可能，所以儘管有公道，儘管有理想主義，儘管有對弱者受侵暴者的無限同情心，在眼前都還只是不結果的奇花，繁而不可食的瓠瓜。我們空費心思去計較某也如何厚我，某也如何仇彼，於我們有何益哉？

話雖如此，我們也不可不明瞭東京這件強橫聲明的世界的意義。九一八事件的發生，世界上明眼的政治家都認牠爲絕大的世界事件；無奈那時的世界正在最散漫，最倒霉的時期，國聯與美國的一年多的工作，只能做到一部份世界公論的李頓報告書和一九三三年二月二十四日的國聯報告書。那部偉大的報告書通過後十天之內，我們不戰而拋棄了熱河全省，失去了全世界的同情心。從此以後，東北四省的事件變成了中日之間的局部問題，我們也無面

日向世界陳訴，世界人士也沒有心情來過問這個問題了。可是在這一年之中，那個倒霉的世界好像又有了「一點轉機」。當熱河失守之日，正是羅斯福總統就職之時，也正是美國金融界大崩潰的時候；從此以後，美國經過了一年的壯烈的復興運動，物質上的恢復雖然還不會有顯著的成效，但一個大國家的勇氣已在那個新領袖之下恢復回來了。英國的經濟的恢復也算是這兩年中最可驚異的成績。蘇俄的偉大的試驗，在這兩年之中，也逐漸得着了世人的承認與了解。蘇俄與美國的邦交的回復，蘇俄對歐洲各國的聯絡，都是收拾起多少年來的已墜之緒，彌補起一個文明世界在九一八事件發生時那種七零八落的缺陷。——在這個全世界元氣將復蘇的時期，東京外務省的一個小炸彈又把今日的問題回到全世界人士的注意裏，使這個久已沉埋在關東軍與黃郭的酬酢之下的局部問題忽然又一躍而為一個絕

建設問題

翟象謙

(上) 不應無爲

近年來國人因感於已經的建設事業的失敗，對建設問題多抱消極的態度（如胡適之先生提倡「無爲政治」，此

大的世界問題。這個問題的第二度世界化，不是靠施肇基，顏惠慶的辭令的宣傳，也不是靠德拉蒙，拉西曼的政治手腕的運用，乃是靠日本軍閥和軍閥羽翼之下的政客無忌憚的向世界挑戰。日本已明目張膽的對全世界人宣言：「這半個世界是我獨霸獨佔的了！」日本擲下了這隻鐵手套，世界人接受不接受，世界人何時接受，如何接受，都和日本的生命運有關；也都和全人類的文明的前途有關。日本還是真變成一個二十世紀的成吉思汗帝國呢？還是做歐戰後的德意志呢？還是做殖民大帝國失敗後的西班牙呢？這個世界還是回到前世紀的弱肉強食的叢莽世界呢？還是繼承威爾遜的理想主義變成一個叫人類可以安全過日子的人世界呢？——這是這個廣田談話的世界的意義。

二十三，四，二十三夜。

外還聽過些相似的論調），其理由大約有二點：

- ① 建設使人民的負擔增加
- ② 建設事業不切實用

但我以為這些都是建設事業的計劃與進行上的問題，不應與建設事業的本身混為一談；更不能因建設的計劃上與進行上的毛病而提議停止建設。

就增加人民負擔一點說，其實增加人民負擔的不是建設本身而是主持建設的人借着建設的機會來增加人民的負擔。果然！農民所負擔的新政附加着實不小，這種負擔着實足以致農村經濟於疲弊。不過我們還得把這所謂新政附加的來分析一下，看看其中徒有其名而完全沒有實際的成分值百分之幾？雖有其事而主共政者中飽私囊的價值百分之幾？用在不必要的建設上的值百分之幾？而用在真正的切用的建設上的又百分之幾？我想大家對於這些問題不難揣測出一個大概答案來。把建設費虛報或中飽那是人的問題，把建設費濫用虛耗那是辦理上的問題。豈能以建設之不得其人或不得其法而歸咎於建設的本身！

何會源先生也說：「我國各地辦理新政的結局，無所謂政，也無所謂新，不過是田賦多一種附加，農民多一種負擔……」（獨立評論八十九號）這不是明明說，所謂建設負擔，而只是主政者借建設的機會來剝削麼？農民所担不起的只是這種剝削而不是建設費！

說到第二點建設事業不切實用，也無非是計劃不周全

或管理不得宜吧了。不能因此而厚誣建設的本身。如胡適之先生說的皖北公路的築而不用，也許是因為一地方的某種特殊情形，也許是計劃上的不得當，這都是建設者的眼光不够或才幹不足而不是築路沒有用。我想，若果路線劃得好，管理好，設備好，人民沒有不蒙其利的。我們豈可以其計劃不當而說築路沒有用，甚且說一切建設沒有用？我們在目前當然不要不急需的和效用少的建設，然而急需的建設事業實在多着呢，我們豈能一筆勾銷，就說停止建設！

再說，公路是農村交通的命脈。我國內地交通不發達實為農業衰落的不能推諉的原因之一。若果交通便利，則農產物運輸容易，同時新式農業技術的輸入內地也容易。運輸便利，技術改良，農業當然要比較發達。此外公路在文化的普及和政治的統一上都能有很大的收穫。農民對名符其實的築路費負擔為數實在很少，而得其裨益之處則無窮。我們不應以官吏的橫征暴斂而誤以為公路建設的糜費大；也不應以無計劃的建設而忽視公路的重要。中國還是需要建設，不過不需要浪費的建設吧了。

適之先生曾引西漢初年的無為政治作今日的榜樣，但是正如「弘伯」先生說的「這個期望也許是可能的，如果

時代倒轉去至少百年以上」，可惜現在時代是不能倒轉了，環境已經不復往昔了。在西漢時，四方夷狄的建設事業都不如我，現在四方夷狄的建設事業却勝我百倍！我們就難免要受人家的壓迫與侵略，我們處在這種建設力量的壓迫下，若果自己不努力建設起來，簡直無以抵禦了。在萬事落後的中國，建設惟恐不速，還要說「無為」，「停止建設」麼？現在中國的情形正像在急流中行舟，不往前駛便有一退萬丈的危險；還想徘徊中流麼？還想能息政以養民麼？

總之，建設是不能停止的。主管不善，計劃不備，便要努力使其臻於至備，不能因其不善不備而放棄建設不為。陶希聖先生說，胡適之先生的無為主張是不能改革政治。組織而在政治現狀下求一較好辦法（獨立評論九十一號）。但我以為現在環境已不容我們以這種捨本末創足適履的辦法為辦法了。我們要有用的建設；同時我們也要減輕過重的負擔；那末唯一的出路，同時也就是很自然的出路，就是改良貪污政治和提倡人才政治，使政府既不浪費我們的錢又能替我們做事；絕不能在這個辦法外另尋苟且偷安的辦法，現在我們有一個大前提擺在我們面前，就是「應該建設」，我們只能在這個前提下努力。

(下) 建設應從破壞入手

本來促進一個國家的建設事業的根本力量是人民建設精神；而經濟，技術，及政治組織等條件尚屬其次。譬如說經濟貧乏，可以建設一個新的經濟生活；人才缺乏，可以從事教育上的建設；政府不良，可以建設有為的政府。經濟疲弊，人才缺乏，政府不良，均不足為建設礙；而人民無真正的建設精神，不願努力於建設事業方足為建設礙。

我國的建設事業落後無庸諱言。經濟貧乏，人才缺乏，政府處理不善為其表面上的原因，但除却這些原因外，似乎尚須在我們已往的建設精神上找出一些缺點來。為什麼我們不能發達我們的經濟？為什麼我們不能培育我們的人才？為什麼我們不能改良我們的政治？我在很久以前就開始懷疑着；我們已往的建設有一個很大的缺憾，就是只顧建設新的而忽略了先把舊的破壞了；只熱中於建設而看輕了破壞；只有建設的能力而沒有破壞的能力，因而在已往的許多所謂建設事業，都不外是舊貨翻新，粉飾門面的勾當！外表上是新而實則是半新不舊。誰也知道新牆建在舊牆上是不結實的，而我們的建設却恰恰犯了這宗毛病。

歸！

犯這宗毛病的也不單限於物質上的建設，就是文化的和政治的一切建設也莫不皆然，這並不是我順口胡講的，隨便在一些建設的例子裏都可以找出來：

先就文化上言，雖然我們并不是要把西洋文化完全代替了我們固有的文化；然而西洋文化的某一部分實在是比我們的好，實在更合乎時代的需要，而為我們舊文化所無的，我們就不能不低聲下氣去做效人家，去另行建設新文化。但是回頭一看所謂「西學」者到中國迄今已有三百年，也有過一些熱心西學的人去努力提倡，但是我們現在的新文化是什麼？却還是所謂「中學為體，西學為用」一類非驢非馬的東西。西洋文化的一點精華——科學精神，至今在我國還沒有立下基礎。如新醫輸入我國也有數百年的歷史，而至今日還有熱中於提倡「國醫」；運動，不問其科學原理而醉心於國術；治水，捨「工程科學」而不用，而「禁屠」而「拜烏龜」；救國，不事積極策劃而媚神而拜佛。可知我們現在所需要的向不是建設科學勢力而是破壞反科學的勢力。

再從政治言，自戊戌政變迄今近四十年，其中經過多少「辛亥革命」，「洪憲改制」，「張勳復辟」，「革命

軍北伐」等一類的節目，無時不是在革命，無時不是在建設新的政治組織。而現在的成就是什麼？表面上是十足現代式的國家了，其實比清季的帝政，甚至比秦前的諸侯割據進步幾許！蔣廷黻先生說：「人家的革命做成鞏固的統一，我們的革命反把統一的局面革失了……」（獨立評論八十三號）。其實，嚴格地說，中國何曾有過一趟真正澈底的革命！中國統一的局面不是革命革失的，而是不革命革失的！試想若果中國有一種澈底的改革，還會弄成今日四分五裂的景象麼？有人說我國的革命（指辛亥革命）是世界上最容易成功的革命，比之法國的幾次革命和俄國的十月革命算便宜多了。其實我國的革命何嘗算革命，既無實際建設也無實際的破壞，簡直是歷史上的又一個「換朝代」吧了。謬忝法俄革命之列能不愧死！

在我國歷次的革命過程上都犯着兩個缺點，就是：「妥協」與「腐化」。當革命快要完成的時候不是內部腐化或分化起來，便是對外進行妥協。於是革命勢力的本身又漸被視為革命的對象。這幾乎是幾十年來革命的公式，而也就是幾十年來紛爭的原因。我相信要是有一次對外不妥協內部不腐化的革命，新的政治建設早就有了成就了。但這兩個使我們失敗的缺點，不能歸罪於革命領袖；我們

全民族都不能辭其咎。所謂腐化與妥協實是一體的两面，有腐化才會妥協，有妥協必有腐化。我們之所以有腐化有妥協，總括一句話說，就是我們整個民族為舊勢力所纏繫，不能有澈底的改革的精神，不能有澈底擺脫舊勢力的勇氣，這樣自然得不到新建設的成就；不把舊牆腳剷平，新牆自然築不起來。

從物質建設上說，也犯着同樣的錯誤。須知，物質的建設是立於政治，文化等的基礎上的。就拿公路的例子說，官吏的居中剝削就是政治建設的失敗，計劃不妥當就是人才的培育不好。現在我們的物質建設上的問題，不在物質建設的本身，而大半在政治建設及文化建設上。所以政治建設與文化建設失敗的原因，也就是今日物質建設失敗的原因。

再回頭看看別人的情形，日本自明治維新迄今也不過近七十年，而人家的建設事業在政治上，在文化上，在物質上誰也不能否認是比我們進步。日本和我國文化是出於一源，而又接受同一的歐洲文化的洗禮，為什麼人家的成就要比我們速呢？我以為這只有一個可能的解釋，就是日本受古代文化的陶冶淺，因而容易擺脫舊勢力也容易接受新文化。而我們引以自傲的悠久的古代文化正是把我們纏

繫着使我們不能革新的原因。其實我國的老文化也只有歷史上的光榮而已，在今日已成落後，無可諱言，而我們偏偏想把牠永久保留下來。既對舊的不願推翻，新的就當然不能建設了。今日我國的情形，正如泥漿裏的行人，兩腿深插污泥裏不能自拔也不能前進。

建設應該是「創立」而非「修改」，應該是「突變」(mutation)而非「改變」(modification)。要建新的就應該把原有的整個推翻，另樹旗幟，重立基礎。應該一套選一套的分清，不應老是在舊底子上修了又修改了又改。如建築，從沒人拿中國式房子改建洋房，只有人把舊房子拆平重建洋房。如造船，從沒有人拿大帆船來改造新式戰艦，造艦就得從底造起。而我國的建設就恰恰相反，時時在想把舊房子改洋房，把帆船改戰艦，結果却是一無所成。

中國人的苟且建設，只知建設不願破壞，并非偶然的事，是有着幾千年的生活習慣為其背景的，有着堅強的國民性為其基礎的。第一，我國人的不肯破壞是不願破壞而非不知破壞。我國人的生活多是懦弱而怕奮鬥的，保守而不喜歡變動的，且嘗以這種特性而自炫為「酷愛和平」，而認一切破壞的舉動為過激，殊不知奮鬥不會有真正和平，不破壞沒有真正建設的道理。已往的不願破壞弄到今

日百事無成；若果今後還不願破壞，那末恐怕再過一千年，要是中國還不會滅亡的話，中國還是過着現時的中世紀的生活呢。第二，我國人向外表不務實際，尙形式不重效用，因而一切破壞是破其外表，而建設亦復建其外表，以圖省事塞責裝門面。無志於實際的建設，因而也無志於實際的破壞。拿老古董換上新衣裳，尙且自以爲是治古今精華於一爐，實則是集了一堆不古不今的垃圾。因而一切建設大都有名無實，不生效用。第三，我國人苟且而缺乏毅力，時時想走捷徑估便宜，對一切建設都無從根底做起的企圖，只求事業早點完成，好勾銷一筆舊賬。

我們現在所急需的不獨是建設的力量而且是破壞的力量。真的，往日的單方面的建設，實在給今日的進步一個大障礙。須知破壞與建設是革命工作的兩方面，必須兼策並行。其實破壞也就是建設手段中的一個程序，沒有破壞建設不能完成。試想，兩個不同時代的產物是不能並立的，必須打破一方面而保留另一方面，要建設新的，就要把舊的打破；要保留舊的，新的便不能建設，若果偏偏要把新的舊的都拉雜在一塊，結果就非使我們的社會發生混亂不可；若果要保留舊的，而停止新建設，結果我們的社會又要被淘汰。那末，唯一的出路就是破壞舊的而創立新的了。

也許有人要疑惑地反問我：中國已往的事業差不多是只見破壞不見建設的了；看看共黨的殺人放火，兵匪的姦淫搶掠，弄到現在滿目瘡痍的景況，還要說缺乏破壞的力量麼？然而這是誤會。我們今日所需要的破壞并不是要暴動要殺人放火，而是要破壞舊的生活環境或生活方式而代以新的生活環境或生活方式。這種破壞大半是靠着教育的和政治的力量推行，而爲殺人放火者所不能爲的。殺人放火者的破壞是以破壞爲目的的破壞，而建設家的破壞是以建設爲目的的破壞。前者簡直把生活的力量也破壞了，而後者却只是生活形式的破壞。前者是民族生存的損失，而後者是民族進步的基礎。無意義的，耗費的破壞我們固不可爲，但是有目的的有意義的破壞却不可不爲。

在這個永遠在變動着的宇宙間，我們不要相信舊有的文化能永遠保持其價值的。不能適應時代的東西便應勇敢廢除。留戀着舊東西是社會前進的阻礙。在已往我國的許多建設運動如戊戌及辛亥的政治運動，五四後的新文化運動，民十三以後的國民革命運動等等，結果總是成就很少的。其惟一原因就是沒有澈底破壞舊形式的勇氣。可知沒有破壞的建設簡直是一種耗費。近四十年來的建設企圖徒使國人陷於匱乏的地步，而得不到相當的收穫。現在我

們所餘的精力已是非常有限了，我們既不能停止建設，就惟有在困乏之中求最經濟最有效的建設途徑。不能再有已往的浪費的建設了，不能不去做真材實料的建設了。

現在我們的困難不在決定建國方略，而在建國方略的實際建設。假如建設事業沒有辦法，那末任你說一千遍一萬遍「現代化」，「復興農村」，「人才政府」，與「新

閒談

十五

在春假期內，中華醫學會在南京開會；學藝社在北平開會。差不多同時，又看見了「科學」十八卷第一期內記載去年科學社在四川開年會的情形。自然而然的想談談中國的學會。

科學社在四川開年會，交際，遊覽，和通俗講演佔的時間最多。科學社既是包括各種的學術的人，但是專門的論文只有四十二篇。據報紙所載，學藝會年會的時間，也是大半用在遊覽，交際和通俗講演；專門的論文似乎是沒有。

開會的時候，遠處的會員得到機會聚在一處，可以自

生活」，也總不能把這些新理想實際建設起來，結果也只是紙上談兵而已。我們既不應因已往的建設的失敗而放棄建設不為，也不應任已往的苟且建設依樣畫葫蘆地繼續下去。就該另尋一條有效的建設的途徑；我們不要守舊，不要苟安，不要徒尚外表，我們不要忘記下面箴言：「要建設必須破壞，要建設必先破壞。」

汪敬熙

由談論對於他們有興趣的問題，真可以有切磋之益。——這種利益往往是可以大過聽論文的宣讀。——不過我實在不確與政界同軍界的重要人，和學校行政的當局的種種酬酢，與學會的進行有何關係。——更不確為什麼把這種酬酢幾乎當做學會中的一件大事？——各界的招待，並不是不能完全拒絕。——為什麼自己去請與學術界無關而有勢力的人來壓場面，來做台柱子？——我們沒有聽到過美國科學促進會請那位大將，那位部長，那位州長參與大會？英國科學促進會百年紀念會請 *Smiles* 將軍做會長，不是因為他是個將軍且做過南非的首相，是因為他學問的成就和政治的勤業。

一個學會開會時所宣讀的專門論文的多少，最足以表示這學會的會員的動情。科學社和學藝社都是包括許多科學的團體。——他們的論文這樣的少，是不是可以代表今日我國學術界的頹廢呢？——或者是因為這種包羅萬象的學會組織是應有改革的地方呢？

我們看看中華醫學會。中華醫學會這大年會——除去生理學組的論文是由中國生理學會，病理學組的論文是由中國病理學會辦理外——約有一百三十篇的論文。生理學組又另有五十一篇。病理學組的論文數目我不知道。大約總計這次中華醫學會年會的論文至少有二百多篇。再看看地質學會。地質學會每年年會總有幾十篇論文。新成立的物理學會和數理學會，每年年會也有十篇文章。化學會的年會消息未曾在報上看見過。但是由新近出的中國化學雜誌看來，我國的化學家也是努力工作的。說到雜誌，當然是地質學報資格最老。中華醫學雜誌年代也不少了。中國生理學雜誌已出到第八卷了。這雜誌既已有八年的歷史而且為國內外同行所看得起，但是國內却是不大聞名，去年獨立評論上一位圖書館專家所作的國內雜誌的分析就沒有提起牠。中國化學雜誌似乎已出到第二卷。中國物理學會的雜誌聽說也要出版了。這樣看來，國內在各種學問上

的研究并不是不努力去做的。科學社和學藝社年會論文之少，一定不是因為國內學術界的頹廢，和自暴自棄！

包羅多種學問的團體似乎有改組的必要。國內各種專門學會對於各種專門學問的進步上甚有促進的力量。這種直接而且大的力量是包括多種學問的團體所不能希望着有的。包括許多種學問的團體的功用似乎是祇有兩個：(一)喚醒民眾對於科學的注意；和(二)把各種專門學問的團體連絡在一齊使他們注意和討論有互相關係的問題。美國的科學促進會，英國的科學促進會，德國的自然科學家及醫師會，同法國的科學促進會，都像去盡這兩種功用。

要想盡這兩種功用，會的組織似乎不應該像現在國內科學社，學藝社，科學化運動會，中華自然科學社等的這樣簡單。會裏面似乎應該分成組；每組都應該與這組的專門學會有連絡。會員也似乎應該分為兩種：一種是普通會員，不論是否自己做科學工作，只要熱心促進科學的人便可入會做此種會員；一種是特別會員，必須是做科學工作的人，由特別會員二人以上之介紹且經過理事會認可方能入會。會務的進行一切皆在這些特別會員選出的職員手裏。那請達官貴人來做護法神祇的惡習一概去掉。這樣會務的進行的確是在科學家掌握之內；並且也可以得到各專門

學會的幫助。在喚醒民衆的注意及溝通各種專門學問上一定可以盡些力量，做出些成績。

我記得數年前在某雜誌上看見，A. W. Garbau先生早有與此相近的提議。——可惜無人注意這個意見。

還有一層，以提倡科學爲目的的會太多了。——據我所知就有四個：科學社，學藝社，中國科學化運動會，和中華自然科學社。——爲何不合成一個呢？——目的既然是相同，分工當然不如合作。——與其疊床架屋的有幾個會，何如合併成一個强有力的會呢？

有人說：這話是不識時務的瞎說；這些會不是科學家的會，而是科學政客的會；政客派別不同，當然就有許多會產生了；勸他們改方針，同合併，真是書獃子在書房裏的妄想。

但是我總相信實際不是這樣，我總應該向光明的路上走。——我不知不覺寫了這千多字。

十六

從前我們說中醫西醫；現在我們說國醫西醫。中醫尙可批評；國醫似乎是不容誹謗。並且立法院已經通過議案，設立國醫研究院了。

擁護國醫的人往往說中國所用的藥品內有許多寶貴藥品。就是承認這些藥品應該研究，這種研究也不是那些陰陽五行五味等順口瞎說的國醫所能做的。敢問只講內經傷寒論難經的理論，再加上臨症的經驗，能從麻黃的生藥裏，提出麻黃素來嗎？能知道麻黃素對於身體各部份有什麼影響嗎？

與其設立一個機關，花許多冤枉錢，做許多國醫名手的養老院；何如把這錢用來供給真能研究的人去研究中國藥品呢？

國內近年關於中國藥品的研究頗見發達。——今年中國生理學會年會的論文第一日共讀十七篇藥物學的文章。——裏面就有十篇是研究中國藥品的——紫蘇，阿膠，麻黃，延胡索，除虫菊，漢防己，木防己，海藻等等。

這種發達不是普通人所知道的，尤其是非達官貴人所能知的！

這種發達，是不是應該鼓勵的，是不是應該幫助的？鼓勵和幫助這種研究才是向進步的途徑走呢！

舍此不圖，却去設立國醫研究院請國醫研究國藥，是不是開倒車呢？

「象對象，直槓槓」

壽生

「象對象，直槓槓」。這是我們鄉里的一句土俚話。

意思就是說聰明人的智巧，要遇着愚蠢的對手時才能行使，如對手也同自己一樣聰明的話，那就不適用了，只好大家打開窗戶說亮話，就實際的情勢必然的結果上討論，做到各自認為相當的滿意而止，因為大家都是聰明的，你玩的手段我明白，我弄的花頭你亦知道，只有還實在的情勢了。國際的情勢，演到無可奈何的時候，各國的外交人物又多有識者的話，這陣「象對象直槓槓」的態度，就出來了。若一事件，和平解決無望了，在「默焉而其意已傳」中，大家準備好了時，就到「一切都是空話，老子們打得贏是大哥打不贏是二哥」了。

俄國飛機在東三省發現了，我們歡喜；俄國又在與日人商議出賣中東路了，我們心焦。美國艦隊在太平洋會操，我們歡喜；美國給日本一個助語溫和的照會，我們心焦。連印日協議順利與否等等，無不叫我們心上下下的。實則，我們只要稍微一看世界的情勢，就可知道將來一定不可避免的事實的。

日本雖然會兒弄我們，但一遇着蘇俄就不行了；中東路你想要嗎？就賣給你吧！於是像煞有介事的會議了一氣，不成。看看要翻臉了，好，又來與你商量賣路吧。這個委員出來說：我們只願與人親善，絕無與人打仗的意思，你看我們正在一心幹第二個五年計劃呀。真是滿面春風的。可，那一個委員長出來又滿臉殺氣的吼道：野心國呀！你敢絆我一下，我就要打殺你，任何軍隊值不得紅軍一擊。遇着這尊大魔，真叫小鬼哭笑不知了。蘇俄不能讓日本勢力無限的擴大危及她的國脈，是必然的。現在之與日本作無謂的周旋者，待時機耳。

美國學生近有非戰的呼聲，這一點，我們切不可忽視！這非戰的呼聲，實實足足的反映出她已經在積極備戰了。據我看，日本最近這一次狂妄的宣言，就是美國給她那個溫和照會的產物，若是美國不給她這一個好看的臉色，恐怕她還不致出此的。然而，這是美國所期望的，所謂欲亡智氏，必故驕其志多樹其敵也。這正是最上的外交政策！日本這一宣言給各國對日本的認識與驚懼，就是美國

外交家口頭說出火也敵不過的。這是多好的外交手腕，而愚弄我們的日本人，又受愚弄了。

雖然是這樣，但我以為俄美兩國之受日本威逼，遠不如英國。即令美國在中國市場全部為日本奪去了，就以她國內的市場亦強能維持其生命，無全國作俄學之危險。俄國亦然，她的重工業發展得很可觀，基本工具既有了，以那麼大的國土，那麼多耐勞的人民，若無別的野心的話，很可自給的。唯有英國，本土小得可憐，如一旦遠東的優勢一削，就有餓飯的可能。以現在的情勢，她在印度的棉業市場尚為日人逐漸搶奪了，若再讓日本得勢，她將無法存在了。那麼，她為什麼毫無動作呢？那就是，「此其所以為英帝國也」。我們試問歐洲大戰，不是她對法國一點點頭開動的嗎？其時英政府不是答覆議會說「我們早準備好了」嗎？英人確是有鎮靜工夫的，要無鎮靜工夫，滑鐵爐之戰就危險了。我們看她一聲不響的在香港等地努力建設航空事業等等，就知道她又暗中準備了。不久她又將答覆議院「我們早就準備好了」。所以據我看，這次以日本為禍首的大戰，怕是要英國向俄或美點點頭而開動的。有人以為英人據我滇境，日人不說，可作二國的和平條件。不知滇省逼近安南，英現時恐不會作此易與法國衝突

的事也。

至于法義等國，她們自己的牽絆很大，恐不能作此次戰爭的正角。然而法之佔我九小島，亦是在表示其地位的。

從前蘇俄是被世人認為不可親近的，現在似乎大家明白過來，蘇俄並不可怕，並不要清一色的什麼政制的國家才能合作。若定要清一色才能合作的話，那麼民主的法也就不能與君主的英合作了。世界的現象就是這樣說不通矣！

不過無論怎樣，若我們的外交的主持者，還是這樣蠢頭蠢腦的，不管別人戰不戰，戰而甲勝或乙勝，又于我何有呢？幾曾見一家大戶幾弟兄分家，把奴子分成富貴安閑的主人的？我們的庫頁島不是由俄讓一半與日了嗎？東三省在日俄戰爭前不是日俄平分其權利的嗎？所以我們不貴別人戰否，貴在看清必然的情勢，有所準備，貴在依情勢定一個基本的策略來應付突發與緩成的事件，不致臨機失措任人左右。

天地間頭號蠢才，是自己已經够笨了，而還愛對人玩花頭以為只有他聰明的。就如最近叫華北危險的吧，誰不知道華北危險，你就說中國危險又那裏過火呢？你這樣嚷

，誰不知道是「又將有什麼協定要出現了？」其實你這一陣危險，利用人民恐怕的心理，害中取小的心理，好來什麼協定，這樣的花頭最好不玩的好。如若外交真有辦法，在小枝節上，有時不能不與敵人和緩一下，不用向人民玩欺騙手段，人民反能原諒你的。不要忘了「鬼跳多次無人看」。到這樣地步了，還不對人民立點信用，還在處處給人民以疑慮，減少對外的力量，真是不智。

外交亦然，若不認清對手就玩手法，是不能有好結果的。「直線外交」，不成其為外交。弄智巧不配。我們的聰明現時能做到「對象對象」就算好了。不管誰對日作戰，那不用說，是為她自己，絕不是為我們，更不是為公義。我們現在該檢討一下自己究竟取怎樣的態度對付此事件，取舍友仇。我覺得有六點我們當注意：

① 我們不問什麼黃種白種歐洲亞洲，只問何者是與我們較有利益，何者于我們較有害。

② 細考各國，何者是破壞我們國土完整其勢最不可耐。為我們將來的發展計，子孫的生存計，國土是否必需保存。

③ 我們現在無可諱言是凡百落人後，凡百皆待建設，人才物質似有求助外人之必要。我們即令從

今日起就政治清明，人民安居，努力建設，怕也要一二十年才「庶可」趕上人吧。恐經濟方面在此時期無法不受點損失的。那麼我們這個大買主

還是照顧有吞我土地，殺我人民之願的國家呢，還是光顧只圖我金錢的國家好呢？我們若顧事實為國家不徒快一時的話，似乎不能胡喊赤白帝國主義都要打倒，似乎還可以在她們中找一個較可人意的損友吧。蘇俄尚且是德國的鐵貨買主呢。英美不是也因買賣關係與蘇俄交往了嗎？

④ 我們個人交友也不願和那種眼孔小半邊錢的事就什麼不顧，只知有己不知有人的交，我們找與國似乎宜找「道德性」較高的民族吧。

⑤ 輿論固然是不見得全對的，但是人民一致的期望似乎值得考慮一下吧？

⑥ 現在世界變動大而速。只要我們目前有利于誰，誰就會為我們的與國，誰也無暇說後話的。誰是我們的與國呢？

外交當「象對象」的時候不「象對象直槓槓」，要想弄愚蠢的花頭，必要失其好時機而受禍的。我們現在要寸步小走，不可大意。俾斯麥的人物我們固然望出一個，但

我們更寧肯留得一個加富耳。

一八
二三，四，二十一。

編輯後記

適之

△在羅象謙先生的「建設問題」的下半篇裏，他主張建設要從破壞下手，要太多的掃除一些舊勢力。汪敬熙先生在他的「閑談（十六）」裏，也很感慨到今日舊勢力的伸張。我很贊成他們的主張。在好幾年前，我曾指出：「凡是狹義的民族主義的運動，總含有一點保守性，往往傾向到頌揚固有文化，抵抗外來文化勢力的一條路上去。這是古今中外的一個通例，國民黨自然不是例外。」（人權論集，頁一二七）近來提倡國醫國學，反對考古發掘，提倡讀孝經，提倡扶輪法會……的先生們，在二十年前何嘗不是最新的革命黨？今日許多開倒車的舉動，根本原

因只在一個「陋」字，只在不能認清這個新鮮世界所能貢獻給我們的神奇法術。蘇俄的革命領袖認清了這個新世界的最偉大的工具是科學與工藝，此外都不足愛惜，所以他們肯把俄皇所藏的一部世界最古的聖經寫本賣給倫敦博物院，賣了十萬金鎊，拿來購買最新的機器。不知道戴傳賢焦易堂鄒魯諸公看了這一宗交易，作何感想！

△再過兩期，獨立評論要滿一百期了。我們不打算慶祝這個兩週歲的嬰孩，只希望我們的朋友們多給我們寄些好文章來。

獨立評論合訂本出售

本刊第一至二五期和第二六至五十期及第五一期至七十五期，現在補印齊全，分別裝訂成冊，極適於圖書館及私人收藏之用。每冊價目：

甲種（布裝）一元八角 郵費一角 乙種（布裝）二元六角 郵費一角 丙種（紙裝）一元二角 郵費八分

重編 日用百科全書

▼日常生活之顧問 ▼基本智識之源泉

本館先後編印日用百科全書
正編補編，頗承社會稱許，惟近
來社會改革，既多各種新思想，
新學術及新事物之發生，如春
筍經雨，瞬息變觀，吾人爲適應
新生活與新環境之需要，遂覺
原書或有罅漏，或失時效，而有
再事增訂之必要。民國十八年
着手增訂，逾二年，稿成付印，總
廠突遭一、二八之難，全稿化爲
灰燼。復業以後，重行搜集材料，
新穎有過於前，而全書澈底改
編，效率亦益見增高，實爲新時
代必不可缺之參考要籍，略舉
特色於次：

澈底改編

本書體裁爲求系統明晰起見，依照
材料之性質，改分爲三十編，目次大體依照中外圖書統
一分類法，面目煥然一新。

取材新穎

全編特輯最新材料，增入者，及編目雖同於
原書，而材料完全更易者，佔全書三分之一。其餘各
編均就新事物，隨地增入。

範圍廣博

因最新材料之增加，使內容益加廣博，
凡科學、哲學、技術、藝術、歷史、地理、農工商教育以及國家社
會家庭各方面之知識，無不賅備。

效率增高

本書內容於力求完備外，並顯及簡明
與實用，故取材側重方法之介紹，文字雖極以通俗爲依
歸，而原書中已失時效或至今已成次要之材料，悉加刪改，
以增實用效率。

售價低廉

原書正編補編合售十元，重編本合二書爲
一元七角，預約祇售四元五角，補贈說。

六開本布面精裝二厚冊
定價預約四元五角
郵費包款費各行者五角
廿三年五月十五日截止
同年五月底出書

樣本 索閱請附
郵票五分

目 總 書 本

(1) 總編	(16) 工藝
(2) 哲學及宗教	(17) 工程
(3) 社會學及統	(18) 農業
計學	(19) 家庭
(4) 政治及行政	(20) 漁牧
(5) 外交	(21) 會計及簿計
(6) 經濟及商業	(22) 交通
(7) 法律	(23) 化學工藝
(8) 財政	(24) 藝術
(9) 軍事	(25) 體育
(10) 教育	(26) 音樂及戲劇
(11) 語文學	(27) 文學
(12) 算學	(28) 應用文件
(13) 曆算	(29) 歷史
(14) 理化博物	(30) 地理
(15) 醫學衛生	

商務印書館發行